



鲁迅文学院·百草园文集

# 碧河往事

陈崇正

◎著

和诚出版社

BIHE WANGSHI

从不同维度展现一座村庄的历史，  
是一代城市新移民的残酷乡村记忆，  
也是城乡变迁中，  
对于乡村的一种缅怀。



鲁迅文学院·百草园文集

# 碧河往事

陈崇正  
◎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BIHE WANGSHI

从不同维度展现一座村庄的历史，  
是一代城市新移民的残酷乡村记忆，  
也是城乡变迁中，  
对于乡村的一种缅怀。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碧河往事/陈崇正著. --北京: 知识出版社,  
2017.5

(鲁迅文学院百草园文集)

ISBN 978-7-5015-9489-4

I. ①碧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 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94538 号

# 碧河往事

陈崇正 著

---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 版 人 | 姜钦云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 | 易晓燕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装帧设计  | 君阅书装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 | 知识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|
| 地 址   |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     |
| 邮 编   | 100037                 |
| 电 话   | 010-88390659           |
| 印 刷   |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 | 787mm×1092mm 1/16      |
| 印 张   | 14.5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 | 280 千字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 |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       |
| 印 次   |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|
| 书 号   | ISBN 978-7-5015-9489-4 |

---

定 价 3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---

## C 目录 Contents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碧河往事.....   | 1   |
| 香蕉林密室 ..... | 14  |
| 断 魂 .....   | 68  |
| 你所不知道的..... | 117 |
| 灯盏照寒夜.....  | 158 |
| 擒拿手.....    | 169 |
| 水 猴.....    | 178 |
| 碧河档案.....   | 187 |
| 凤凰铁锁咒.....  | 198 |
| 替 身.....    | 217 |

# 碧河往事

## 1

傍晚时分，周初来将戏班的事交代给儿子，独自穿过池塘柳堤，去柚园西巷看他的母亲。这些年柚园西巷的住户越来越少，大家都搬到碧河对岸的新屋区去了。这条小巷里那些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，搬走了，或者永远走了。周初来不止一次告诉自己要多回来看看母亲，但马甲戏团居无定所，有时候半个月都来不了一次。不过巷子里人少了也好，没有当街哗啦的泼水声，也少了许多口角。母亲向来和邻里相处得并不好，她爱训斥人，谁家乱丢垃圾塞了水沟，谁家的猫偷了别人家的鱼干，只要被她看见，她都会找上门兴师问罪。大家表面上敬她三分，“大姐”“大婶”喊得亲，但背地里不免飞短流长，甚至有人还怀疑她梦游，说她有一阵子凌晨四点就起来，大冷的天，她用折扇的扇柄挨家挨户敲门喊大家起床；也有人说她半夜会起来唱戏，还有菜市场卖菜的也说她有时会喋喋不休讲些数十年前的陈年往事。

只有周初来知道母亲已经多年不听戏不唱戏了，即便他的马甲剧团来到半步村，她也不去。她骂儿子的戏班弄虚作假，早该通通扫除：“真的就是真的，假的，就应该扫进垃圾堆！”周初来不想争辩，戏本来就是假的，这碧河六镇，压根就找不到一个戏班子会唱真戏，

大家都是假唱嘛，只需要买来以前专业大剧团的录音带子往音响里一放，吹拉弹唱的声音就都有了，剩下的，只需要让演员跟着比划就好。遇到陌生的唱段，随时打开电脑便可现学现卖。嘴巴一开一合，熟练了形声也就浑然一体，谁都看不出破绽来。其实也没有多少人会留心所谓的破绽，因为这戏是逢年过节初一、十五唱给天上的神仙看的，台下本来就没有多少观众。大家听说唱人戏，开始都来凑热闹，但一出戏三五个小时，没有多少人真有耐心看完。通常都是开始时候人特别多，都围着嚷着，半个小时以后就剩下阿伯阿婆之类的老戏迷，再过半个小时，阿伯阿婆有的回家做饭，有的回家哄孙子睡觉，有的在台下打瞌睡，基本也可以忽略不计。但周初来对剧团的人说，无论有没有观众，动作都要做到位，天上的神看着呢！

## 2

“阿妈。”他叫了一声，推门而入。老太太正坐在天井的藤椅上，微倾着身体，背对着周初来，一动都不动。周初来又叫了一声，将手里的鹅肉轻轻放在餐桌上，绕到老太太前面，这才看到老太太正用一根红棉线给她那只梅花黑手镯打结。手镯戴在右手腕上，所以她不用残缺不全的门牙咬住绳子的一端，见周初来进来，她微微抬头，那双眼睛越过老花镜镜框的上沿看着他，眨了又眨。周初来不觉一笑。

他接过她嘴巴里的棉线，问她：“绑手镯做什么？”

“绑结实点，多打几个结，系在我的手腕上，我怕它会掉。”

“不会掉的。”

“会掉！”

她说她最近每一次转身的时候，总能听到一声清脆的玉镯坠地的声音。她猛地一惊，左手握住右手腕，但手镯还在，稳稳当当在那里。她的手腕确实太细小了，瘦作为弱的前兆早就通过两场手术在她身上铺开了。她尝试过用一根小红绳将手镯系住，绑在手腕上，但也

不好，因为夜里总是梦见蛇，红色的、白色的，就盘踞在手镯上。于是就用剪刀剪下来，所以这几天来，她就不停地在打结剪开，再打结，再剪开。这个手镯已经跟了母亲几十年，不肯离身，她经常紧紧握住它，任何人都不许碰。有时候周初来多看一眼，她都不太高兴，说他愿意喊她阿妈，纯粹是为了图谋她的手镯。“我会考虑应不应该传给你。”最近她说，“毕竟这东西，不是我们的”。对此周初来哑然失笑。这手镯墨绿以至于深黑，发出一种无法描述的光芒，无论谁看了都会喜欢。

有一阵子她身体不好，她总疑心是手镯在吸她的精气。“它正在缓慢吸走人的精气！”她举起手腕对周初来说，她知道罪魁祸首就是这只手镯，但她愿意给它吸。“你看，要不是我给它输精气，它哪能如此温润？”

“那就别戴了，阿妈。”他顺口说说。

老太太警惕地看着他，说：“我愿意。”

他只好再笑笑说：“没有，我买了鹅肉……我最近忙，可能要出去半个月，如果生意好可能要一个月。”

### 3

马甲剧团居无定所，哪里请戏，就到哪里去，“所歇老爷宫，所交大神明”，没有固定的粉丝，往来都是陌生人，大家也都不懂戏。最风光的一次还是出国演出，一个有钱的华侨生日，喜欢听戏，经碧河镇上一个朋友推荐，搭上了线。开始周初来还很忐忑，后来发现那里的人也不怎么关心是不是真唱，就大着胆子去收获掌声。那是剧团最荣光的日子。这些年戏班子生意并不好，请戏的村子也越来越偏远，都是以前给钱都不去的地方，一来一回都得好些天。但毕竟在碧河混了这么多年，各个村也都有有一些固定的联络人，他们负责联系请戏，赚取回扣，所以排期还算过得去。最让人忧虑的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玩这个，他们宁可到手机、服饰的专卖店帮人家看店发呆，

也不愿意画脸谱唱大戏。有志于戏剧事业的，科班出身，都会去找专业戏剧团，也瞧不上这种黑不溜秋的戏班子。这大概是民间剧团纷纷倒闭的主要原因。当然，福建过来的戏班子抢占市场也是客观威胁，在周初来看来，那些戏班子根本不专业，开出的戏金都很低，纯属恶性竞争，活生生把市场搞坏了。

但周初来最近运气不错。有朋友介绍了一个女的，想要加入戏班，叫韩芳，四十来岁。周初来开始嫌她太老，但她说不计较薪金多少，只要够支付她儿子读大学的生活费就行；再一亮嗓子，竟然是有底子的，化了妆在台上转了两圈，周初来心里已经有了想法。这是近十年来马甲剧团第一次请到的真能开腔唱戏的人。他让人在电脑上将《金花女》的音频剪辑了一下，每次轮到金花女的唱段，就只有背景音乐；韩芳跟着唱了几回，很有点模样。

也巧，刚把这出《金花女》排练好，半步村就来请戏了。半步村已经好些年没有请戏了，这次听说是村书记一年前许诺，如果栖霞山下那三百亩香蕉林地能卖出去，就出钱还愿唱戏给神看。许愿灵验了，谈判顺利，合同已经签了，一切妥帖（虽然有人抗议，说修建化工厂会污染水源，但并不碍事），所以要请戏。地点照旧是在晒谷埕，南边的戏台还在，那是几十年前重修过的，花岗岩垒起来的地基，很结实，当年批斗“黑五类”，把人的脸往台基上用力一磕，就跟磕鸡蛋一样，能听到一声骨头的脆响，很坚固。唱样板戏的时候，顶上本来有盖，不是这么空空荡荡的，但不知道哪一年台风把顶盖给掀走了，只剩下光秃秃的四根四方柱子，对着安静的星空。

拜神的大棚早就搭好了，全村神庙里大大小小十几座神像都被请到这边集中供奉。大竹棚正对着戏台，棚前面烧着巨大的龙香，一根根像士兵那样一排排开，无风之时烟柱笔直，微风则烟雾缭绕。

母亲开始不愿意来。周初来试探着说，这回戏班里来了一个会真唱的，想请她来点拨点拨；再说她生日也快到了，算是提前祝寿。老太太好像没听他的话，只顾缠她的线。他以为这事不行了，没想到临走时，母亲突然说：“好吧。”他想确认一下，母亲又不理他了，只是低头缠线。

傍晚热气散去，人不多，周初来才将母亲接过来。藤椅被摆在最中间的位置，她坐上去后，周初来才嚯地把大雨伞打开。没有雨，只是增加点这个位置的仪式感。《金花女》已经唱了大半，演驿丞的是周初来的儿子，鼠头鼠脑，一看奶奶在下面坐着，猫着腰跳得起劲，蛮像那么回事。周初来很少到台下来，这次在老妈旁边站了会儿，才看到戏台上真的十分寒碜，道具不到位，就连遮挡的幕布也脏兮兮的，音箱里传来“噗噗”的声音，就像一头老牛在里头吹气。周初来自己不免有点局促，偷眼看了下老人，老人看得很认真，只是脸上比较漠然，看不出她是高兴还是讨厌。

韩芳出场的时候，老人好像提了点精神，头开始往前伸，一会儿又摇摇头，一会儿又点点头。不久，老人竟然跟着哼唱起来：“念妾身金家人子，祖居南山通都有名。金花奴名姓，金章我亲兄，配夫刘永荆钗为聘……”有那么一两个瞬间，周初来分明听出母亲唱的略比韩芳唱的快了半拍。

他假装没有看到母亲的行为，仰着脖子看台上。

突然有人拉了一下他的裤子，原来是母亲。她让他弯下腰来，“这姑娘是谁？这是演得太投入，还真哭了？”周初来定睛一看，韩芳真的满脸泪花，妆都有点花了。演驿丞的儿子显然给吓到了，动作都有点跟不上声音，口型也对不上，幸好老人家眼花，看不清。

“这演得还好吧？”他问道。

“还不错，是可以跟她好好说说戏，说说当年陈小沫是怎么唱的。”母亲说。

“对，是该把戏传下来。”周初来说。

母亲说：“你觉得她像陈小沫吗？”

周初来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母亲的脸色突然变冷了。

母亲说：“你今天是不是设局来给陈小沫报仇的？”

周初来愣住了，没想到这喜怒之间的转化丝毫不用过渡，只得赔笑道：“阿妈，咱今天看戏，不动气。”

母亲说：“我不动气，说实话，她离陈小沫还差得远。”

“是，是。”周初来说，不想多谈了，只希望这场戏赶快结束。

母亲点点头，看着台上，戏里失散多年的夫妻终于团圆了。

她好像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周初来想让儿子把她送回去，没想到母亲突然说：“戏唱完了，我请你的角儿去吃番薯粥吧，就到碧河镇上去，你开车。”

周初来为难地看着母亲。

母亲说：“你不是想让我给她演戏吗？”

周初来惊讶地点点头，犹豫了半天还是决定遂母亲的愿。

## 5

碧河镇上已经没有专门卖番薯粥的店铺了。宵夜吃番薯粥已经是十年前的人们的习惯了，现在的人们喜欢喝砂锅粥，可以放麻虾和甲鱼。面包车在碧河镇寥落的路灯下转悠了两圈，终于确定没有番薯粥，才在一家砂锅粥店门口停下来。

“卖番薯粥的怎么会都关门了呢？大概天气不好。”下车的时候老人对韩芳说，“以前，只有那些有钱人才能请角儿吃饭，我是轮不上。”

韩芳忙说：“阿婶，我不是什么角儿，只是年轻时候在省剧团跑过龙套，有老师指点了一下。”

老人似乎没听到韩芳说什么，却只管说她自己的，“想当初，我们这儿最大的角儿是陈小沫，这手镯就是她的……”她像是想起了什么事，茫然露出了一个笑脸，随后又哈哈笑了两声。

周初来和韩芳都不知道她笑什么，只能跟着笑。他们围坐在桌子旁边。服务员过来招呼他们，也答应在粥里加放番薯。话题于是转向了番薯与饥饿，聊了几句，老人突然看到韩芳的额角上有一块乌青。

“刚才化了妆没看出来，被丈夫打了？”

韩芳摇摇头，没说话。周初来接过话：“被村里人打了，就昨天早上，我们刚演第一场，就有村民来砸场……不是年轻人，年纪都比较大，不知道会不会是养老院的，他们不是反对卖地，是觉得书记分钱太少。每个人口发一千多块，真的少，听说那几百亩地卖了好几百万，凭什么每人只发一千多……人家也只是说说而已，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分钱，也许一分钱都分不到。反正老人们意见很大，带头组织了年轻人出来抗议，祭神的竹棚不敢动，书记的人也不敢动，就砸我们。有个老人还顺手抢走了两个铜锣，我们不敢动，只有韩芳上去抢，被那个老人用铜锣砸到额头，险些破相。”

老太太听完点点头，脸色变得很严肃，再没有孩子气的狡黠，而是义正辞严：“还是要多听听老人的话。我们年纪大的人见的东西多，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我也不懂，但总得有个说话的人，现在就是少了一个说话大家都听的人，如果在以前，插把红旗就把你家祖坟给挖了。”

粥端上来，大家都不说话，嗦嗦喝着粥。静默良久，周初来也不知道要说什么。韩芳就想找个什么话题，她看到老太太手上的梅花黑手镯，就说：“阿婶，你的手镯很漂亮！”

老人拿汤匙的手抖了一下，她坐直了，摸着手腕上的黑手镯，还有那根系在手腕上的红色棉线：“漂亮吧？”

“漂亮，看着眼熟，就像是在哪里见过！”韩芳本来想说在电视里看过，但怕老太太误会她说这是便宜货。老太太低头啜了一口粥，粥很烫，她吸溜了一口气。她缓缓抬起头来的时候，望了一眼天上的月亮，哑着声音说：“抢来的。”

韩芳也笑起来：“阿婶，你说这么漂亮的手镯，哪里有得抢，告诉我，我也去抢一只来。”

老太太扯了点纸巾擦了擦嘴，笑着说：“那时候有个叫陈小沫的潮剧演员，你知道吧？”

韩芳说：“以前听老师们提起过，据说唱《金花女》一级棒。”

老太太把手镯伸过去，让韩芳摸一下，又缩回来，接着说：

“‘文化大革命’的时候，她被斗得很惨，他们让她把钉子敲到她师傅的脑袋上，说是让她戴罪立功。”

韩芳说：“她敲了吗？”

老太太说：“当然敲了，我们都看着呢，不敲不行啊。她还把这只镯子上交给我们，我帮她保存到现在。”

她微微抬着手腕，审视着那只手镯。

韩芳有点不知所措，看了一眼周初来，周初来朝她使了个眼色。

老人突然开口道：“你说这算不算抢？”

韩芳不知道怎么回答了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过去的事，我不懂。”

老太太点点头说：“我们对不起她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她抽了一张纸巾，将嘴巴擦了又擦，生怕擦不干净似的，然后对韩芳说：“韩先生——”

“阿婶，我是女的……”

老太太突然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直视着韩芳，“韩先生，我以为刚才的戏，你有好几处没做好。《金花女》是南荆钗，分分寸寸都是法。你站在台上，就该是全剧的魂。这金花女不爱金钗爱荆钗，随夫上京，路遇贼人，流落回乡遭嫂欺，心中自然郁郁难平。但她是金花女啊，不是别人，心中有不平之气，更有无限柔情，唯有柔情可以抗恶……”

“阿婶，金花女很惨，我也觉得她很惨，但她都以为丈夫死了，能对谁柔情？”

“你先听我说，别打断我的话。人在命运最悲怆处，也应该有柔情，对亡夫有柔情，对驿丞有柔情，甚至对可恶的嫂嫂也该有柔情，唯有如此，所有遭难才有意义，才会楚楚动人。金花女是衫裙旦，介乎于花旦和闺门旦之间，亦庄亦谐，但怎么能流泪呢？你是在唱戏，不是在演戏。”

韩芳听得似懂非懂，不停地看一下周初来。周初来好像没有看到，脸色阴晴变化不定。

送完老太太回家，夜已经深了，面包车漂浮在黑暗里，车灯昏暗，只照着几米远的地方。

“你脾气挺好的，我还一直担心你会顶撞她。”

“没事。”

“我妈胡言乱语，你别介意。老人的话听过就算了，她回头又忘记自己说了什么，你别往心里去。”他伸手在韩芳的腰上掐了一下，力度恰到好处。韩芳没什么反应。她用后脑勺敲了敲车椅靠背的枕头：“以后这种夜宵，你就别让我来吃了，老太太估计也不太喜欢我。”

“她怎么会不喜欢你，她一直看着你……就连你在台上流泪，她都看到了。”

“我流泪也不是因为戏，是我儿子早上说中秋不回家过来了，要陪女朋友回家，刚好唱到‘数月受尽千般苦’，不小心眼泪就下来了……老太太是不是看到我走神了？今晚是鸿门宴啊——听说你们半步村当年批斗人是蛮凶的，以前我们村的也是，应该说整个碧河的老人，很少没干过坏事的。”

“也不能这么说，那年代大多数人还是受苦受难，你不知道，以前她……”

“别以为只有以前打人的现在会变坏，以前受苦受难的，坏起来更坏——好了！不说以前的事了，这社会就是被这帮老人给害惨了。我前夫的父亲，有一回有个学校校长开车碰到他，赔了钱，他尝到甜头，有了经验，每个周末都出去碰瓷。后来孩子要在城里读书需要找关系，老头就想起那校长，跑去跟踪人家，想再碰碰运气。老人的想法有时候跟小孩一样天真，那么快的车人家哪里刹得住，活活给撞死了。人家校长有文化，车上还装行车记录仪，把老头碰瓷的经过都拍下来，丢人都丢到家了。到了，就在这儿停，我自个走进来……你回

吧，明天一早还要唱戏。”

“你一个人住？要不要我送你上去？”

“不要了。”韩芳的语气十分坚决。

## 7

第二天一早，周初来到了戏台，昨晚值夜的小刘蹲在台阶上刷牙，看见周初来，便挥着手里的牙刷，张开满口是泡沫的大嘴，含混不清地说：“快进去，老太太一大早就在里头坐着呢！”

果然，老太太气嘟嘟地在角落里坐着，无论谁进来，她都不看一眼。原来她昨晚想了一夜，得出结论，认为韩芳就是陈小沫的女儿，是来讨回手镯的。

“她说手镯看起来很熟悉，好像哪儿见过，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”

“没人会要您的手镯。”周初来苦笑着，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戏班的人陆续都来了，每进来一个人，老太太就把韩芳要讨回手镯的事说一遍，结尾还说要赶韩芳出戏班，大家听了老太太的话都不知道怎么办。

韩芳是最后一个到的。她进来，老太太就别过脸去，不说话，左手紧紧握住右手腕的手镯。韩芳见大伙儿都看着她，愣住了。弄清楚事情原委，韩芳面无表情，转头问周初来：“班主，那你看怎么办？今天还唱不唱？”

周初来也没有主意，旁边的小刘对他耳语说：“老人就跟小孩一样，你不能总让着她，有时候就得凶一点。”

周初来觉得有理，走上前去，还没开口，老太太就说：“什么都别说了，要不她走，要不我走。我走了自此就别进我家门，我在屋里腐烂也不需要你来收尸！”老太太站得笔直，话说得义正辞严，转身又对韩芳说，“你妈就是我整死的，你爸逃香港被枪毙，总之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们全家，但你想来抢我的镯子，没门！”

大家都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韩芳说：“阿婶您认错人了，我妈不是唱戏的，我妈现在还活着，就在老家，身体比我还好，种了好大一片香蕉林，您要不信，改天我和初来带您去见见她？”

“你别花言巧语，你们就会花言巧语，你潜伏到我儿子身边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把手镯给你还不行吗？妖精！我就剩这个儿子了，这些年他也没少受苦，你现在要来祸害我们家……”

“阿婶，您要这么说，我现在走就是了。”韩芳有点不高兴，她转身就要离开。

“不能走！我还没说完，等我说完再走。”

“那您说吧。”

“我也没什么好说的，”老太太的声音听起来冷冰冰，“我要你离开，但不是现在走。”

大家都笑了。周初来眼看越闹越不可收拾，便示意儿子上前去劝劝奶奶，但儿子摇着头往后缩，站在小刘的后面。周初来只得继续好声好气劝道：“妈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我们总要唱戏，您再这么闹下去，大家都做不了事，再说韩芳走了，谁来唱《金花女》？你不是最喜欢听《金花女》？”

不料老太太嚯地站起来，“我来唱！”大家都看韩芳，暗自好笑。小刘低声跟韩芳说：“芳姐，看这情形，你怕要失业了。”

但老太太是认真的，她往中间走了几步。她走路有点晃，大家都怕她一跤跌倒就再也爬不起来。周初来赶忙把椅子挪到她旁边，希望她能扶住椅背。但她一挥手，让他搬开。周初来只得让人去角落里翻箱倒柜把二弦找出来。平时有录音可以播放，这些乐器只是在停电的时候备用一下，周初来偶尔也拿出来练练手，没怎么认真拉过。

母亲咳嗽两声，手指就这样轻轻提起来，开腔了：“道旁堤岸柳依依，绿野蓝天燕双飞。京路万里郎无伴，孑然一身苦奔驰。倘若风雨偏袭单身燕，野店荒村有谁扶持……”

戏棚里所有窃窃私语都停了下来，大家一声不敢出。老太太掉了两个门牙有些漏音，但气息浑厚，节奏恰到好处，刚才还是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太婆，突然就变成了个韵味十足的金花女。

早有人听到了声响，跑到后台来围观，都啧啧称奇。老太太一口气唱了十来分钟，终于抵挡不住猛烈的咳嗽，停了下来。韩芳带头鼓掌，大家也都鼓起掌来。小刘对韩芳说：“看样子唱得不比你差。”

“比我以前的老师都好，我唱不了这样的。”

老太太扶着椅背坐下来，接过儿子递上来的茶杯，喝了一口。她气喘吁吁，却比之前更精神了。她用浑浊的眼睛环顾四周人的脸，恍惚间似乎回到了过去。她抬头问儿子：“你说，我比陈小沫怎么样？”

周初来点点头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老太太站起来，看了韩芳一眼，不再说什么，颤巍巍地从后台的台阶走下去。在门口的时候，她不忘将她的黑雨伞带上当拐杖。周初来慌忙跟了出去：“你们开始唱吧，我送她回去就过来。”

日子就这样又过去将近一个月。老太太的兴致似乎越来越好，有一回还要周初来开车带她到栖霞山看看。车到山脚就看不到山了，只有林木葱葱；碧河上吹来的风一阵接着一阵，草树深处传来一声声沙沙的响动，仿佛万千野猪穿过玉米地。

“这里不错，要是我能埋在这里就好了，这里透气。”老太太举目四望，真的长长透出一口气：“你老爹最近总是站在门口看我，他怕是饿了，我估计时候差不多了。我前几天让石匠去找一块好石头做墓碑，你有空去帮我看看，挑一块好石头，别偷工减料。”她接着说：“石碑要挑硬的，磕着会疼，摸着冰凉，才是好石头。最好能和冰淇淋一样凉，夏天才不会太热，我怕热。”

老太太好像有预知似的，看墓地不久后就病倒了。她不愿意到医院去，而让周初来先将衣柜最低层的衣服拿出来，帮她穿妥帖，说身子硬了不好穿；黑布鞋也穿好，鞋里撒了米。

她将梅花黑手镯退出手腕，递给他：“还给她。”她最后看了那只手镯一眼，一切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困难。

她就这样静静躺了一夜，外面天还没亮，村子里的鸡已经叫了一声又一声。

天亮的时候，大家都来了。屋子里都是亲戚，有共识似的，都没表现什么悲伤，只是小声地说话，该做什么，按部就班地就做着，好像就盼着这一天似的。

周初来想起石碑的事。他去找石匠，看一下石碑刻得怎么样了。石匠好像正等着他来，说石碑准备好了但没刻字。周初来看着他。石匠在口袋里了半天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纸来，说是老太太特意来写给他的，叮嘱他照着上面刻。

刻墓碑的石匠很认真地说：“老人家前后来过两趟，给了两张纸条，两张纸上要刻的名字不一样啊，老太太也不解释。”

周初来接过两张纸条，一个上面写的是陈丹柳之墓，一个写的是陈小沫之墓。陈丹柳就是强迫母亲往师父脑袋上敲钉子的人。他闭了下眼睛，把写有“陈丹柳之墓”的字条攥成一团，扔了，把另一张纸条递过去说：“刻这个，陈小沫之墓。”